

温州方言志

WENZHOU FANGYAN ZHI

郑张尚芳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州方言志/郑张尚芳著.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8
ISBN 978 - 7 - 101 - 06036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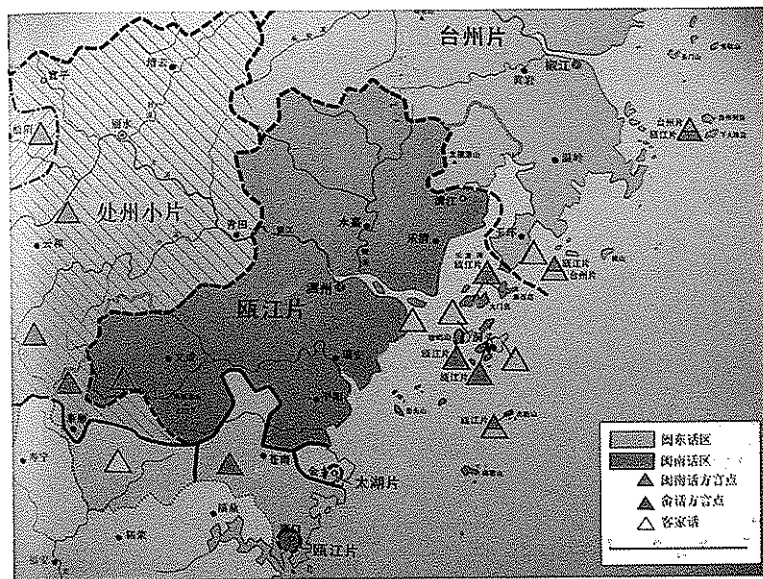
I. 温… II. 郑… III. 吴语 - 方言研究 - 温州市
IV. 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4288 号

书 名 温州方言志
著 者 郑张尚芳
责任编辑 王 勉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3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036 - 2
定 价 28.00 元



温州方言(吴语瓯江片)分布图(引自《中国语言地图集》)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本市概况	1
第二节 温州方言系属及源流	5
(一) 温州方言的重要性	5
(二) 温州话的通话范围及系属	6
(三) 温州方言的发端在汉末东吴	8
(四) 南宋时温州话已是与其他吴语相区别的方言	14
(五) 温州方言特征及其源流分析	19
第三节 温州方言文献及调查记录	27
(一) 字书、韵书及笔记	28
(二) 方言谣谚、谜语	40
(三) 民间杂字及词曲	41
(四) 方言拼音方案	46
(五) 温州方言调查记录	50
第四节 本书所用音标符号	58
(一) 辅音	58
(二) 元音	59
(三) 声调符号	59
(四) 本书其他常用符号	60
(五) 记北京音所用音标与拼音字母对照表	60

第二章 温州方言内部差异及近百年变化	62
第一节 城郊差别	62
第二节 新老差别	63
第三节 百年前的更早记录及音系变化历程	67
(一) 早期记录的分析	68
(二) 声母系统的变化	72
(三) 韵母系统的变化	78
(四) 声调的变化	85
(五) 常用虚词音变	87
第三章 温州话的语音系统	90
第一节 声母表	90
第二节 韵母表	91
第三节 声调表	92
第四节 连调变化	93
第五节 两种轻声变化	98
第六节 文白异读及借音	101
第七节 常见语流音变	107
第四章 温州话的音韵特点	109
第一节 语音体系方面的特点	109
第二节 区分古音类方面的特点	110
第三节 并混古音类方面的特色	117
第五章 儿尾词及其变化	120
第一节 儿尾的作用	120
(一) 构词作用	120
(二) 小称作用	127
(三) 其他修辞作用	132
第二节 儿尾词的构造	137

(一) 单纯式	138
(二) 复合式	139
(三) 重叠式	152
(四) 附缀式	156
(五) 儿尾词的扩展变化	161
第三节 儿尾词的连调变化	170
第四节 “儿”的儿化	173
第五节 连语音变	174
(一) 合音	175
(二) 减音	175
(三) 转音	176
第六章 同音字汇	177
第七章 词汇特点	211
第一节 词汇来源	211
第二节 构词法	214
(一) 表情修辞变式	214
(二) 修饰成分后置	231
第八章 方言的语法变化	233
第一节 指代词系统及其强式变化与近指变音	233
第二节 动态接尾助词及其他	237
(一) 动态接尾助词概说	237
(二) 𪛗、是𪛗/赖、赖	242
(三) 爻、罢	244
第三节 几个介词结构	245
第四节 肯否定及疑问	246
温州方言词汇表	248
参考文献	345

至近百万人,在苍南成为主要方言,在温州南部县分也有巨大影响。虽然这样,它在当地仍被称为福建话,与温州话明显不同,当地是分得很清楚的。不但福建话、蛮话与温州话不能通话,同是吴语系统的罗阳话,乐清清江以北的太平话(太平为温岭旧称,属台州吴语,在乐清以大荆话为代表),苍南金乡的金乡话(为明初金乡卫驻军传留的话,属北吴语又夹杂官话成分)也都不能跟温州话通话,更不用说畲族人说的畲客话了(那是接近客家话的)。可参阅温州方言分布图。

以下所讨论的方言源流都只指温州本地话而言,不包括温州各县分布的其他方言,并且是以它是吴语的角度探其方言历史源流。而温州话则以鹿城话为代表。

(三) 温州方言的发端在汉末东吴

推断温州方言形成的上限比较难,联系当地历史则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汉武以前这里住的还不是汉人,自然不会有汉语方言。当时温州地区及台州、处州地区住的主要是瓯越人。他们曾建立以东瓯为王都的东海王国或东瓯王国。瓯越王臣属于汉并受汉册封,但汉朝尚未在这些地区直接行使权力。

瓯越族“剪发文身、错臂左衽”,不冠不履而“跣行”,以“海蛤”、“蟬蛭”为食,生活风习跟汉族大异。据《史记·东越传》,瓯越、闽越都是古於越族的一支。从现存古越语记录(如《越绝书》“越人谓船为须虑”,盐官称“朱馥”)古吴越地名的越义(如山称“夫”——夫椒,地称“馥”——余杭、馥暨,善道称“缓伊”或“盱眙”)等观察,古越语属于侗台语系统,其非汉语是可以确定的。从《说苑·善说》所载的《越人拥楫歌》无法听懂需要翻译的故事,也透露古越语和汉语

差异很大,不属一种语言。

汉代扬雄《方言》也记录过四五条东瓯词汇,明写“东瓯、瓯越”的是三条,其他两条称“越之垂、瓯吴之外鄙”,“荆吴扬瓯之郊”。对这些古瓯语的性质因材料太少颇难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温州人没有一条能懂,如“广大”说“参绥”或“羞绎纷毋”,“作为”说“叩”等,不仅温州,邻近其他方言以及古文献也都罕闻有用例,跟“吴、扬越”一些词汇还可在古汉语文献中找到用例者也不相同。因此瓯越语跟汉语的差异必定不小。

那么,在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东瓯王驺望率其部众内迁江淮间,和元封元年(前110)东越国被灭同样内迁之前,这里不可能形成汉语方言。而其后一段时间内也未形成。下面结合东瓯史实论证,说一说理由。

汉武以后这里实际上还长期未曾汉化。因为一是汉武帝采取“虚其地”的政策,未相应移汉民实其地;二是当时越民并未尽迁,迁徙后遗民力量仍很强大。虽然《史记》说“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用了“举国”、“悉举众”字样,这只是据武帝“诏军民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立论。诏令实际未能彻底执行,有五个证据:

(1) 据《年表》“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家庐江郡”,内迁人数只有四万余人。如说这就是瓯越全部人口,是不可信的。因为据《史记·吴王濞列传》,东瓯遣往丹徒从吴王濞作战的兵力就“可万余人”。依此推算,东瓯全国兵力及全国人口应大大超过四万人才合。再说《汉书·严助传》记汉武遣兵闽越时,淮南王刘安上书云:“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仍足。”以闽越这样大的军力,东瓯如果真的只有四万人,怎能与它抗衡,久久相持不下,而得远求汉

援?如说这四万余人是东瓯王国的王廷君臣、军队及王畿居民,庶几近之。

(2)《太平御览》卷171引《吴地记》:“东瓯乃举国徙中国,处之江淮间,而后遗人往往渐出,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县。”东瓯内徙后,故地被闽越余善的东越王国兼并,东越统治中心在建安,后来情况也跟东瓯相似。《宋书·州郡志》:“建安太守:本闽越,秦为闽中郡,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司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则临海亦冶地者。……后分冶地为会稽东南二部都尉:东部,临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另外那个闽越王国的境遇也差不多。《旧唐书·地理志》:“福州:闽,汉冶县,属会稽郡,秦时为闽中郡,汉高立闽越王,都于此。武帝诛东越,徙其人于江淮,空其地,其逃亡者自立为冶县,后更名东冶县。后汉改为候官都尉,属会稽郡。”这些记载说明东瓯、东越、闽越三王国被内迁后,故地都仍有遁逃遗民,后来分别立为回浦、冶、东冶三县,置东部、南部、候官三都尉(《元和郡县志》:“东越王都东瓯,今温州永嘉县是也,后以瓯地为回浦县。”《嘉泰会稽志》18:“闽越为冶,东瓯为回浦。”)。

(3)正由于还有遗民不服,特设“都尉”镇抚。都尉候官是汉代为镇抚少数民族、防备边患而特设在民族地区的。当时会稽东部都尉候官跟西北玉门的都尉候官齐名,极受重视。《太平御览》卷241引《临海记》:“汉元鼎五年立都尉府于候官,以镇抚二越,所谓东南一尉者也。”又卷171引《汉志》:“回浦,东部都尉理,属会稽郡。扬雄《解嘲》曰:东南一尉,西北一候。”在东越闽越王国主干力量被迁往江淮后,这里还要特设都尉候官,可见越族遗民力量之强大。

这些遗民遁入山谷后,跟其他地方的山地越人一样,被称为“山越”。东部都尉治在其压力下曾被迫步步北移,在西汉末已北移到宁波一带。《三国志·吴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元鼎五年除东越,因以其地为冶,并属于此,而立东部都尉。后徙章安;阳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复徙句章。”(据《清一统志》卷224、卷230:章安故城在今台州府东一百十五里章安市;句章故城在今宁波府慈溪县西南;鄞故城在今奉化县东)。

正因为只设会稽东部都尉还不足以镇抚越遗民,故以后又在冶(建安)设会稽南部都尉,在东冶(福州)设候官(上引《临海记》说元鼎五年所建的都尉府设在候官,有误。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14即指出:“案《宋书·州郡志》:‘候官,前汉无,后汉曰东候官,属会稽’,[《后汉书·郡国志》会稽郡下之]东部侯国当即东候官之讹,《郑巨君传》注引《太康地志》云‘汉武名东冶,后改为东候官’。”按所以叫“东候官”或“东部候官”,是指会稽东部之候官,相对于西北张掖、龟兹的候官城而言)。也就是说东汉在东瓯、东越、闽越三王故都,全都建立了军事据点。

(4)东汉王朝能增设军事据点,还靠大规模军事行动。《太平御览》卷238引《东观汉记》:“张意拜骠骑将军讨东瓯,备水战之具,一战大破,所向无前。”骠骑将军属汉王朝高层将领,要拜这样高的将领大事讨伐东瓯,可见至东汉时东瓯越民的力量相当强大,控制越地极其不易。虽然经过这样的军事努力,终东汉之世,所取得的成绩仅在东瓯故地分设两县,即将回浦县(一度并入鄞县为回浦乡)分为管今台州地区的章安(《后汉书·地理志》云“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但注引晋元[太]康志说:“本鄞县南之回浦乡,章帝章和元

年立。”),及管今温州、丽水地区的永宁(顺帝“永和三年以章安县东瓯乡为县),开始将台州与温州、处州分为不同的县。在今福建地只汉末在建安分设汉兴县(孙吴改名吴兴,今浦城),在东冶设候官县。直至三国时,会稽与永宁、东冶的来往还靠“浮海”,内陆还难以控制(参《三国志·吴志》虞翻传、孙策传,王朗浮海奔东冶(东部候官)求援于候官长高升事。从孙策、诸葛恪、陆逊诸人传中都能见到当时会稽以南山越杂布,吴人如何艰苦开辟的史实)。三国时,人们还不认为这些地区已是汉土。《蜀志·许靖传》载靖与曹操书,自述从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

“章安、永宁、汉兴”这些县的取名也正表明了章和、永和、汉末时汉朝廷对这些地区安宁的关心。

(5) 吴沈莹曾记述了当时临海郡山区越民遗裔的情况。《太平御览》卷780引他的《临海水土志》:“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州民相似。……今安阳、罗江县民是其子孙也。”吴安阳县包括今瑞安、文成、平阳、苍南、泰顺等县(初名罗阳,孙皓改安阳,晋武帝改安固。罗江县在其南部,为今福鼎等县,晋武帝在候官建晋安郡时才将它从临海郡划归晋安郡,见《宋书州郡志》)。点明吴时永宁之南广大地区的居民,都还是瓯越人子孙。

以上史实说明,东汉时章安、永宁、建安、候官四点的守军当是首批进入两越的汉人,他们为以后汉语方言在这些地区形成打下初基,但当然不能说在那么一支永宁守军中就已产生出温州方言,至少它与章安还有一个漫长的分化过程。

方言的分化与历史行政区划有一定联系,温州话今限于温

州府所辖各县即是明证(浙江各县方言大多也依旧府属划分)。方言的亲疏远近也跟区划分置先后关系有联系。温州地区在开发之初的汉代是属会稽郡的,最早来开发的军民主要应来自会稽郡、吴郡,所以它成为吴语一支是源流有自的。吴孙亮太平二年分置临海郡,台、温、处地区先与北部会稽郡分家。至东晋明帝永昌元年分置永嘉郡,温、处地区乃开始与台州分开;隋一度合为处州(括州),唐武德五年从括州分置东嘉州(高宗上元元年定名温州),处州跟温州也分开了,这是温州独立发展的基础。现在温州话、台州话、处州话都有相近之处,但比较起来,处州话比台州话要更接近一些,这是与行政区划分置先后关系相一致的(福建先分建安、晋安二郡,今大分为闽北、闽东、闽南三大方言,而厦门、福州同在晋安郡,故今闽南话、闽东话的关系,比闽北话更接近,可以类比)。

浙南人口的发展与东吴和东晋的开发有关,它们建国江左,自以开发江东作为重点,故汉代瓯越地区的章安、永宁两县,据《宋书·州郡志》,至晋时已发展为临海、永嘉两郡,所辖十县,四个是吴新置的,三个是晋新置的(相应地在闽越地区,建安、候官两县也发展为建安、晋安两郡,所辖十二县,除旧县外也都是东吴至晋新置的)。增设县分表明在上述地区汉人力量大为增强,其中包括人口自然增殖,汉人移民增加及当地越民接受汉化等不同方面。这从侧面反映从吴代开始,温州在吴方言范围内开始发展。但吴、晋时温州人的话应当还是当时江东方言的一部分,未及独立分化。温州城始建于东晋明帝太宁初,传说是郭璞设计的。郭璞熟悉江东方言,在他的《方言》注、《尔雅》注中,屡引当时“江东”、“江南”方言,其中与今温州相合的还有十余条(如“陞站立,滕今江东呼担两头有物为~(温州说~头担),甌[缸],瓯孟,饴[糖],炆

[烱], 馐 [粗], 涎饭焦 ~、敦 [墩], 浦, 隩 [岙], 泮 [滩], 藻, 虾蟆衣车前草”等), 说明温州话与晋时江东方言有源流关系。但当时永嘉郡才初与临海郡(台州)分开, 处州地区尚未开发, 仅为松阳一县, 温州话还未跟台州话充分分化, 与处州话更未有分化条件, 离形成独立方言还有很远距离。

温州与处州分置始于唐代, 唐代社会安定, 这为封建社会封闭经济下封闭式方言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因此我们推测温州话是唐时独立发展为自有特色的一支吴语方言的。因为下面将证明宋时是温州话已经确定形成别于台州、处州话的下限, 而唐时闽语、吴语都已形成为有重大区别的方言, 所以我们这一推测是有事实根据的。

(四) 南宋时温州话已是与其他吴语相区别的方言

温州方言至迟到南宋前就早已形成了, 并与台州、处州方言明显相分别。这有两方面的证据: 方言记录及移民同化。

方言记录上的直接证据有《六书故》与《张协状元》、《四灵诗集》。

(1) 宋末永嘉人戴侗(1200—1285)的名著《六书故》已经明确指出温州与台州、处州(括州)的语音差别。如“人”, 瓯人作“奴登切”(呼若“能”), 而台人作“鱼邻切”。“作那”的“那”, 瓯人作“奴谐切”, 而台人合“作那”二字为“则皆切”, 括人“奴弟切”。《六书故》还记录了好些温州俗语词, 如喉咙称“靛喉”, 河豚称“乌狼”, 鲳鱼称“鲳鳊”, 荐蠼(臭虫)称“茭虱”, 蟪(蚯蚓)称“康蜣”等, 这些至今

仍都是温州话的特殊方言词。这本书还收了不少温州俗字俗解, 如“鲩”作小石首鱼名(今称“朱鲩”、“白肚鲩”), “鳊”(鳊)作为小干鱼名(今或作“鳊”或写“叩”), “蟪”音隘, 念“乌介切”, 解为小蟹名(今称“蟪儿”), “烱”作为冶的俗字, “箬”解为“篮类”等。还有俗音, 例如“尿”音息遗切, “母”音莫古切、莫下切, “阿”音於黠切, “茀”音康根切, “廿”呼若“念”等。“寿”读“人久切、又去声”, 更是吴音“日禅”两母相混的明证。

由于一种方言发展到能够影响书面形式的阶段, 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准备过程。那么, 在《六书故》记载俗字俗音之前应经过一段历史时期, 温州话的形成当然要远远早于南宋。

(2) 现存最早的南戏《张协状元》, 一般都认为是南宋时温州“九山书会”才人的作品, 其中所用地名如“徽州婺源县祠山广德军、浙东路处州、西川成都府、梓州”等确实都是宋代的。这个戏里丑角净角副末的说白中已使用了不少跟现代温州话特点相同的语句, 例如“老鼠拖个馱猫儿”、“二十四个月日没一人上门”、“你也忒炒[吵]”、“学你只会吃死饭”、“亚哥, 有好膏药买一个归”等等, 都已跟今天说法差不多了。

(3) 《四灵诗集》赵师秀《缙云夜宿》: “稍觉离家远, 乡音一半讹。”可见当时温处方言已经不同。

移民受温州话同化的证据:

温州在南宋时曾接受中原和闽东北的两次大移民(戴侗祖先即是闽东北移民), 但这些移民并没有对温州方言造成明显的影响, 说明当时的温州方言已相当稳固, 有力量同化移民。

从大范围看, 当时吴语也已是一支很稳固的方言。宋室南

渡后,大批以旧都汴洛人为中心的北方移民集中在杭州,移民的中州话跟杭州吴语曾发生融合,使杭州话带上明显的北方话色彩,发展为以吴语为骨干而掺杂北方话代词助词系统的一种特殊吴语方言。拿今杭州话跟周围吴语比较,杭州的“他们、的”等说法,“不、儿”等读法,显然是从中州来的。这个融合的活标本充分说明了:

(1) 宋代的北方话和吴语都已带有今天北方话、吴语的特点,是区别明显的不同方言。例如北方“儿”尾读 [ɿ], 不同于吴语 [n], 杭州话“儿”尾读 [ɿ] 是融合北方音的结果。(2) 这种融合局限于杭州一城,表现为语言岛式,在其郊县余杭(如今塘栖镇)儿尾即仍读 [n] 而不读 [ɿ], 更不用说其他广大吴语地区了。这表明当时吴语方言已很稳固,除了在北方移民占优势的国都临安,一般吴语地区都未受到太大的明显的冲击影响。

根据温州族谱墓志史料看来,由于高宗南奔时曾驻温州,太庙留温时间更长,当时“从驾”来温而后定居的北方大族也不在少数——包括了宗室皇亲,较著的如赵氏、高氏、冯氏、徐氏、陈氏等。但在温州并没有引起像杭州那样的明显变化(检查温州话中的北音成分只有些零星字例,如“松”文读 soŋ,“家~伙、架~子”读 tɕa,“规矩”读 kai - tɕy,“亏、愧”文读 k^hai 等,从其来源看,浊音已经清化,可能传入时代要晚些,包括交际、教学、戏剧多种影响)。

稍后又闽语移民。唐宋时的闽语,也已是一支具有跟现代闽语相同特点的方言。唐诗人顾况在《团》诗中所指出的闽人呼父为“郎罢”,呼儿为“团”,《集韵》九件切“闽人呼儿曰团”,旨韵之谏切“闽人谓水曰湄”,至今都仍为闽语重要特征。宋孙奕《履斋示儿编》数引闽中口音,也大抵与

今相同。如卷 23 引《古今诗话》:“章圣朝试天德清明赋,有闽士破题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读作歌)。会考试者亦闽人,遂中选。”歌豪同韵,也跟今闽音相同。唐末及宋南渡入闽大族为数不少,同样对闽语没有出现大冲击,可见唐宋闽语同样已很稳固。

而值得注意的是,族谱墓志史料表明温州地区现代居民中有很大一部分其祖先是来自福建的,尤其是闽东北长溪(今霞浦)的赤岸一带(含今福鼎)迁来者最多。1964 年郑张尚芳曾收集到 35 族,今后来福鼎周瑞光同志又搜集到 57 族,现选录族谱坟志实物 10 种为例:

[A] 龙湾区永场(今作永强):英桥《王氏族谱》(明万历五年王叔果修),先世五代后唐时由闽赤岸徙沙城英桥。

[B] 寺后《郑氏宗谱》(即笔者家谱)(清光绪二十年重修),唐末从赤岸迁乐清,兄弟四人分居括苍、瑞安、乐清、临海,明代从乐清象山再迁永场。

[C] 黄石《张氏宗谱》(清光绪癸酉年重修),赤岸迁玉环,元至正间再迁永场。

[D] 沙川《周氏宗谱》(清同治癸酉年重修),宋淳熙年间奉令迁瓯城谢池里,绍熙年间再迁乐清柳市,元延祐年间徙居永场沙村。

[E] 永嘉:合溪菰田明文《戴氏宗谱》(清乾隆乙卯年重修),唐末避乱从闽迁仙居黄婆滩再迁合溪。

[F] 瑞安:鲍川《戴氏西祠宗谱》(民国 27 年重修),自闽赤岸迁居鲍川,历宋迄民国九百余载。

[G] 盘谷《孙氏族谱》(即孙诒让家谱),系出长溪,五季时徙居盘谷。

[H] 乐清:《翁垞陈氏宗谱》(清嘉庆甲子年重修),始

祖之祖后周时从赤岸迁江西弋阳,宋嘉定时再迁乐城雁塔里。

[I] 平阳:瀛桥《项氏宗谱》(清光绪己卯年重修),五代避闽王曦僭乱,从赤岸迁金舟乡瀛桥里。

[J] 元教授王忠道圻志:先世晋天福间由闽长溪徙温之平阳皈仁乡岵山。

温州好些名人大家也源自闽迁。如宋薛季宣,先世自长溪廉村迁永嘉(见行状);陈傅良,先世自长溪劝儒乡擢秀里徙瑞安帆游乡固义里(《止斋集》50 族叔祖元继圻志);周端朝(浮沚)其先自赤岸徙居永嘉松台;明内阁首辅张孚敬,其先从闽赤岸徙永嘉永强华盖乡普门里(《永嘉县志》32 引《张氏谱》)。迁徙时常集体行动,聚族而居。如《瑞安县志·族门》:李氏“陶山镇头一百十二户由闽赤岸来”。但这些移民并没有保留闽语,后来都改说了温州话。

据史料,闽人大批迁徙来温州有两次:一次在唐末五代战乱期间,主要即上引[I] 瀛桥《项氏宗谱》说的避闽王曦之乱;一次在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八月十六日温州地区台风洪水为灾之后。[D] 沙川《周氏谱》云:“乾道间吾瓯遭洪水患,所余黎民靡有孑遗,奉口徙福民实其郡。”因沿海各地人口损失各以数万计,所以命令福民来迁,于是出现大批“长溪实温”的移民。

这两次闽人大量入温,对温州话也没有发生像杭州话那样明显的影响(只在词汇上有零星影响)。因此可以推想,不但南宋时温州方言已很稳固,并且五代时就相当稳固了。《六书故》作者戴侗的祖先就是唐末从赤岸来的(见上引[E] 合溪菰田明文《戴氏宗谱》);但从《六书故》所举俗语特点看来,戴侗的语言已完全是温州话而不是闽语,这证明唐宋时温州话已形成强大力量足以同化迁入的闽语移民(至于苍南蛮话是先

唐土著方言或唐宋闽语移民因聚居而保留,还要待进一步搜集材料论证)。既然南宋时温、处、台三州方言已经明显分化,当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参考唐末移民被同化的事实,我们认为温州方言唐五代已经形成,唐时不必说,五代时在吴语区建立的吴越国也比较安定繁荣,这对吴语各方言的发展与巩固可能起过一定作用。

(五) 温州方言特征及其源流分析

上面说过,温州方言跟晋时江东方言关系密切。这也很自然,因为当时的吴语正是江东的代表方言。虽然缺乏当时吴语的完整记录,但隋陆法言编《切韵》曾经参照受过吴音影响的南朝通语,故至唐时即有人目之为吴韵的。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今日温州话的声韵调系统都跟《切韵》、《广韵》系统相当接近。

声母方面温州话清浊分明,古全浊声母今都仍读浊音,泥母与来母、疑母与零声母绝不相混,这虽然是其他吴语也有的特点,但像温州话读得这样分明、与《切韵》一一对应的也不多。特别是章组声母《切韵》原属三等 $t\check{c}$ 组,北部吴语大都读 ts 组洪音了,温州除“假遇止曾梗深”及“臻(开)”六摄半变 ts 外,其他都仍保留读 $t\check{c}$ 组,尚同《切韵》读法。

有一批字,好些方言声母读法与《广韵》不合,温州的读法则完全符合《广韵》反切,如:不白 fu 、酋白 sei 、峻 $\zeta oŋ$ 、峙 zei 、松白 $jy\zeta$ 。

韵母方面温州话更有特色,《切韵》的一些韵类,别的汉语方言以至别的吴语方言已不能分的,温州话却仍然能分。重要者有六(下面皆举平声韵目以赅上去):

(1) 通摄能分东冬与钟, 如: 中终弓 tɕoŋ——钟恭 tɕyo, 宗 tsoŋ——纵 tɕyo, 虫 dzoŋ——重 dzyo, 农 noŋ——浓 nyo。

(2) 效摄能分豪肴及部分萧宵: 保 pə——饱 puo, 高 kə——交 kuə, 小 ɕie——晓 ɕa, 绕上声 ɲie——鸟 ɲa, 绕去声 ɲie——尿 ɲa。乐清虹桥还能分出: 消 siu——箫 sua。因此, 依温州竹说作 [muə-tɕəu] 而非 [mə-tɕəu], 可见口语说的符合古语的“猫竹、茅竹”, 而非通常所写的“毛竹”。

(3) 止摄舌齿字能分之脂与支: 止旨 tsɿ——纸 tsei, 持迟 dzɿ——池 dzei, 时 zɿ——匙 zei。因此, 温州胭脂说 i-tsei 不是 i-tsɿ, 表明仍说的是古语“燕支”而非后世的胭脂。温州支读 ei 是读如齐韵, 永嘉则有些齐韵字读 ai, 不同于支韵, 如鸡 tɕai, 泥 ɲai。

(4) 遇摄口语能分鱼虞: 鱼 ɲəy——愚 ɲy, 锯 kəy——句 tɕy, 去 k^hei——驱 tɕ^hy, 渠他 gei——瞿 dzy, 猪 tsei——株 tsɿ, 苕 dzei——柱 dzɿ, 箸 dzei——住 dzɿ, 煮 tsei——主 tsɿ, 箸番 ~zei——殊 zɿ, 屿 zei——聚 zɿ, 杵鼠 ts^hei——ts^hɿ。

(5) 咸摄三四等舌齿字东郊永强有别, 三等是 i, 四等是 ie、ja, 如占是 tɕi, 店是 tie, 粘是 ʔɲi, 鲶念口语作 ɲa, 从而咸山四等也有别: 天 t^hi——添 t^hie, 田 di——甜 die, 颠 ti——跔 tie。

(6) 通摄及宕摄合口一三等见组字有别: 公工 koŋ——弓宫 tɕoŋ 恭供 tɕyo, 孔 k^hoŋ——恐 tɕ^ho; 汪 uə——王 jyə, 谎 huə——况 ɕyo, 旷 k^huə、guə——眶 tɕ^hyo、狂 dzyo。

声调方面, 温州为四声八调系统, 平上去入各依声母清浊分阴阳, 如“丹田旦搭, 谈谈蛋达”。字的平上去入归类也基本上同《切韵》, 古浊母上声都读阳上, 没有其他方言中很普遍的全浊上声归去的现象, 如“动”doŋ²⁴——洞 doŋ²²——冻

toŋ⁴² 区别分明。温州声调的调形, 阴上阳上相似, 都读升调, 阴入阳入相似, 都读降升调, 阴阳调形相同, 只是高低略有区别, 照音位观点看, 因阴阳调所结合的声母清浊不同, 甚至还可以认为温州上声入声都只有一调, 阴阳还未真正分化。

温州阴调字中, 平声读平调 33, 上声读升调 45, 去声读降调 42, 入声读曲调 323 (连调则读短调)。调形基本上跟“平、上、去、入”的字义相当。这表明温州声调系统跟《切韵》的确相近。

温州各县声调差别不大, 这很重要。因各县声韵差别不小, 如温州“太阳”t^ha-ji, 乐清作 t^he-ja, 而声调读法及连调调型相同, 所以通话不难, 只文成话 (包括泰顺百丈话) 声调尤其变调系统差异较大些, 通话就显得不那么方便。

以上说明了温州方言与《切韵》系统的密切关系, 但温州方言并不单纯, 它在历史发展中保留了多个历史语音层次的沉积, 新的变异层次也很丰富, 因而声韵的变化较多。

例如日母温州文读多作 z、j: “日”zai, “然”ji, 是较新的层次, 白读作 ɲ、n, 如: 日生-ɲai, 日一-、-昼 ne, “然”虽-讲 ɲi, 是较古的层次。但口语又有 dz 的读法, 如: “绕”文读 jie 围-, 白读 ɲie ~牢, ɲie ~线, dzie 纠缠: ~底。“若”文读 ja, 白读 ɲa ~个: 哪个, 又有 dza, ~是, 日母读 dza 则是同于闽南话的变异。微母字白读 m, 如: 蚊 maŋ, 望 muə ~外走, 拜 ~最古, 文读 v, 如蚊 vaŋ, 较新, 还有混同匣母的如望 fluə, 最新, 因老派还读 vɔ。

歌韵字《切韵》时代只读 a, ua, 三等为 ia、iua, 而今温州竟有十多种读法。三等还只 ɿ、a (茄 ~儿 dzɿ, 茄番 ~ga 此借沪音)、y (靴 ɕy) 三种, 而一等竟有 u (歌)、o (坐)、əu ((罗)、əy (魔)、ɲ (我)、oŋ (糯)、uə (可)、a (那阿)、ai (个饿)、e

(呵)、ei(左~手)等十余种,实足令人惊异。其中a(破拖之白读)为中古隋唐音层次,ai(包括e、ei、i)是上古音层次,o是近古层次,u是近代层次,其他都是o和u的最新变异。而歌韵读ai(温州有“簸蛄裸个蛾饿接唾剝琐”等字),在龙泉、庆元、福州、福安,古汉越语、朝鲜借词中都有相同的反映,是一种极为古老的现象,为北吴语所罕见。

“什么”乐清说作ga-m,是“何物”的古音,温州说fiaŋi(旧为gaŋi),是“何物样”的合音,口语常用词还能保持“何”读a的层次,跟“阿~妹那曾~”一样。

温州话元明以来类属吴语是很清楚的,明姜准《岐海琐谈》所记方音白读“来音离……大音徒去声,松音从,日音逆”等基本上同其他吴语,《水浒传》(其作者施、罗二氏皆久寓武林)、三《言》二《拍》、《山歌》、《挂枝儿》、《笑府》及昆曲说白中所记方语方音也大量与温州相同。一些很特别的如明陆容《菽园杂记》“吴人呼‘又’为‘以’音”(《山歌》作“咦”),温州也是ji。明方以智《通雅》:“今吴中呼水为‘矢’,建昌人呼水为‘暑’。”亦与温州相同。

唐宋及其前的材料也与此不殊。《广韵》荡韵匹朗切:“𩚑,𩚑吴人曰𩚑。”温州说“脚𩚑硬起”,猪大腿叫“𩚑蹄”。《集韵》御韵陟虑切“𩚑,吴俗谓盛物于器曰~”,温州现说tsei⁵(实即陟虑切“著”的别体,是“著”字引申)。遇韵王遇切“𩚑,吴人谓虹曰𩚑”,温州现说hau⁵,此是三等读如一等,现吴语皆然(俗写作“𩚑”),这跟闽语读“雨”为ho,安徽旌德“芋头”变“候[xi]头”都是同型变化。《集韵》寒韵虚干切:“𩚑,卧息也,吴人谓鼻声为𩚑。”此字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引晋葛洪《要用字苑》亦云“呼干反,江南行此音”,说明早就是江南方言,今温州

说ɕy¹<ɕyɿ¹<hø¹。

《宋书·乐志》“吴音呼绪为纒”(“绪”邪母,字本音同序,纒澄母字),今温州绪读dzɿ≠序zɿ,而与纒同声母,也是古吴音所留特点。最有意思的是,唐张鷟《朝野僉载》卷二记冀州参军魏崇裕“送司功入京”诗,以“行、哀”为韵,司功怪而问之,答曰:“吴儿博士教此声韵。”“行、哀”字同韵,那竟与温州话“行”fiɛ、“哀”ɛ读法相类似了。

六朝时的著作作用词常反映当时江南吴语方言,《世说新语》中即很丰富,如《政事》“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录”指积藏之,温州至今犹说。除实词外还有虚词,例如“阿”词头,今温州就特别丰富,既用以称谓亲属,也用以加于名字前作小名以表亲切,犹如《世说》时之风习。又《品藻》之“尔馨”,《晋书·王衍传》作“宁馨”,表如此、这样,至唐合音为“能”。韩愈《杏花》诗“杏花两株能白红”,白居易《生别离》诗:“食檠不易食梅难,檠能苦兮梅能酸。”温州仍说“能”,如“醋能酸”,并且使用于广泛的比喻场合,如“打蟹酱能”、“讲起花开能”;摹状场合,如“慢慢能”、“硬绷绷能”、“柴筋筋能”(但赵元任《广西瑶歌记音》说瑶语也说“能”[naŋ],当“好像”讲,竟与温州相同,我们现在还难以论断是瑶语受了汉语影响,还是瑶语在古江东留下底层)。

前文已经提及,温州方言与晋代江东、江南方言的渊源关系。温州城的设计者郭璞在其《尔雅》注、《方言》注中所记的“𩚑”,今温州说dzen⁶-头、~对;“𩚑”,今说ge⁴、ge²²(表站立,竖靠之义);“奥”,今作“𩚑”ə,是温州常用地名字;“虾蟆衣”今作“白脚蟆衣”;“瓿”,今说“瓿儿”,都属温州常语。而值得注意的是,温州话还含有湘楚成分。汉扬雄所

记各地方言与温州相合的,吴杨江淮为“忙、簿、泡、蔑”,关东赵魏有“鬼、锹、服翼,舸鹅、航”,关西秦晋有十七八条“壮、揪、刺、快、拔、楔、簪、钏、耸、桃[吊]、晒、炒、煎、鸪鸪[斑鸪]、箭、船、蝉、坟”,但多属各方通用的通语。而南楚沅湘间竟有十八九条相合,“晓、蹠、𦨇𦨇、憊、慧(病愈)、篷、嬉、瞥、猾、拌弄、拂、颌、欸、担拿取、仇、杜狗、𦨇𦨇、簍、笕”,其中“𦨇𦨇”温州音 la-vu,憊 da、慧 vai,拌 p^ha、担 tso、仇 va、瞥~那 tsɿ 等都是温州有特色的方言词。《史记·货殖列传》以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并为“南楚”,汉武帝进军东越时,也每遣军从豫章界入。西界方言看来也对温州有过重要影响,值得注意。如温州“腾头”长沙说 t^hən,温州跑说“射”zei,长沙说 sa(比较上海石亦音 za?),今语也仍相通。

温州地区为瓯越故地,瓯越人虽已融合入汉族,但仍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留下影响。探索今温州方言,仍能找到明显的瓯越底层。瓯越语原为侗台语一支,今温州话中仍有不少跟侗台语相同的成分。

最明显的是声母有先喉塞音,永嘉北部、文成一部及青田等山区古帮端母字皆读 ʔb、ʔd 声母。这类声母是侗台语的普遍特征。根据 Parker 的记载,在传教士初来温州时,还曾在温州城外发现 ʔb、ʔd 声母存在。在处州地区,古见、章母字白读还丢失 tɕ 声母而读 ʔj,这是从古 ʔdʒ 或 ʔʃ 母来的,也属侗台先喉塞声母一种(今布依语犹然),如“箕箕鸡”都说 ʔi,“(睟)周”说 ʔiəu,“叫”说 ʔio 之类。而温州地区也有零散表现,如泰顺“狼箕”说作“狼衣”,跟处州各县一样。这种现象宋时已有,庄绰《鸡肋编》卷上:“蕨有青紫二种,……又有狼衣草,小者亦相似,但枝叶瘦硬。……亦名蕨衣。”

在词汇方面也有不少底层遗留,如温州“又”说 ji⁶,而壮语“也”说 ji⁶。温州“些”、“些少”说 neŋ³²³或 ni³²³ŋ³¹或“一~”,泰文为 nit⁸,傣语说“一口”it⁷neŋ⁶,壮语、仂佬语为 niŋ⁵(仂佬“走快些”说 ts^haam³hwaɪ⁵niŋ⁵,用法说法都类同温州 tsau³k^ha⁵neŋ)。酒坛温州说“埕”dzeŋ²,龙州壮语说 tɕiŋ²。鸡虱温州说 ji²,来宾壮语说 jwi²(北壮)、rei²(南壮)。格襟、贴温州都说“迫”pa⁷,壮语说 pek⁷,侗语贴说 phək⁹。田野温州说“洋”,傣语平野说 jaŋ²。母亲永强有些人呼“阿口”a-ja,泰文祖母叫 ja⁶。鸟啄物温州说“咄”tai⁷(与“夺”白读同韵),武鸣壮语说 toot⁷,邱北壮语说 tuət⁷。抚摩温州说 lai⁴,泰文也说 lai⁴,全同。辱骂温州说“惯”kaŋ⁵,泰文作 gən¹。稻子开花温州说“浪花”luo⁶ho¹,武鸣壮语稻麦开花扬花即叫 laaŋ⁶va¹。抛甩温州说 ɕai⁷,照丽水 ɕyei⁷,应为合口字“欬”,拉珈也正说 hwit⁷。大锅温州说“铈”də²,侗语作 taau¹,临高说 dəu¹。柚子温州说 p^hə¹,侗语说 pau²。有些没字的如 ni⁸或只有俗字的如 𦨇,属底层词比较清楚,有些有字的,字出南方或晚起者也可能为记录底层词的专字。如挖说“剡”ʔlau¹,姑姑说“娘”ʔŋi¹读阴平,与平常应读阳平者相异,而分别与侗语挖 ʔleu¹、布依语姑姑 niaŋ¹相合。温州筏说“簪”ba¹同泰文 bæ。阉割说“镢”tə¹同泰文 tɔŋ¹同源。跌说“踉”lai⁶,与侗语 lai⁴同源。(锅)盖说“𦨇”kaŋ³与拉珈 kom^{5/4}同源,是否底层词,都还可进一步研究。(事实上江东方言词中“瓯”与泰文 o¹、“澳忒”与泰文 aa⁵[海湾]也是同源的。侗台语本为汉语的亲属语,其间词汇的传承关系,正需要通过文献及方言研究来确定)上面侗台语的调类符号袭用民族研究所语言简志的标法:1、3、5、7 相当阴调平上去入,2、4、6、8 相当阳调平上去入,9、10 表另外的人声,‘表送气调。温州阴阳八调也依此标类。

更值得注意的是语法成分与词序。温州强调代词时要在“你我渠”前加 ha < kha, 此在汉语不易得解, 但却可与壮语“自己” kaak (龙州壮语 kaak) 比较 (藏语强调人称代词也常加上“自己” -rang)。温州的形容词修饰式有后附重叠摹状成分的 (红东东), 前附单音摹状成分的 (雪白、血红), 又有后附单音摹状成分的, 此式别处较少见, 温州却多, 如“酸蠢、苦瞪、咸深、矮矬、厚墩、深顿、光烫、长梢、软烘、重坠、浅撇、圆蛄、尖溜、燥索”等, 而这种构词式却是侗台语常用形式。

温州构词法有一批词修饰成分放在中心词之后, 如“菜干、菜咸、豆腐生、老鼠黄黄鼠狼、篾青、篾黄, 饭焦锅巴、人客、板砧、鞋拖、风颶 (音痴) 台风、天色冷 (冷天)、天色热 (热天)、江蟹红儿、肉碎儿”等, 这也是侗台语的习惯词序。温州你先走说“你走先”, 再吃说“吃添”, 快走说“快走”, 马上走说“走道 (本字可能是肇)”, 很好说“好险”, 副词置于动词之后, 同样属侗台语习惯词序, 龙州壮语说“先不先”, 跟温州也一样。因此我们推测古瓯越语在温州仍有丰富的底层遗留。

温州与闽语地区接界, 并有多次闽语移民入居, 闽语影响也肯定不小。就现在所知, 温州萝卜说“菜头”, 蟑螂说“胶蜚”, 小儿说“妹儿” (俗作姆儿), 垃圾说“粪 (音畚) 扫”, 瓠子说“匏 (音蒲) 瓜”, 口水说“瀾”, 任凭说“在 (你)”, 菜肴说“配”, 蟹螯脚说“骹”等也可能属闽语影响。还有一批方言词也很接近闽语: 天光 (早上), 日昼 (中午)、箸 (筷子)、遁 (音 dan⁶, 落下), 兜 (舀), 鸠 (蹲), 乌 (黑色), 值钱 (疼爱), 不啻 (不只), 随手 (马上), 车 (斜、转), 团鱼 (鳖), 猪牯 (公猪)。温州话有一些特点更接近泰顺的蛮讲 (闽

东话)。例如:

动词重叠后跟趋向动词表示动作的快速: 钻钻去, 跳跳起, 坐坐落。

动词加“下” [o⁵] 再重叠, 表示动作的随意、缓慢: 跳下跳下, 碰下碰下, 叫下叫下。

形容词加量词作形容词用: 大粒砖、细 (小) 头牛, 大张纸。

副词直接加在动词短词之后: 吃碗添, 走去先, 好吃甚, 好最。

用态助词“着”代替“到”: “碰着”即“碰到”的意思。

用态助词“牢”代替“住”: 捏牢”即“捏住”。

用“未”置句末构成反复问句: “碰着未?”即“碰到没有?”

“有”可用作助动词: “有听着”意思是曾经听到。

都有否定词“冇”, 跟“有”相对, 也可用作助动词: “冇听着”意思是没有听到, 而且“冇”字的来源相同, 都是“无有”二字的合音, 这说明温州话的否定词原来可能也是“无”, 跟闽语相同, “不”是从北方来的。

补语可放在宾语之后: “等渠 (他) 不来” “打渠不着” “拉尿出”。

宾语一带上时态助词就要提前: “他吃过饭了”这句话一般要说成“渠饭吃爻罢”, 不说“渠吃爻饭罢”。

第三节 温州方言文献及调查记录

对温州方言的研究记录, 明确的只能说从宋开始。汉代扬雄《方言》里虽然也提到“瓯”、“东瓯”、“瓯越”, 上文已